

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

译文集

第三辑

〔内部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一九七^七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
(苏) И. И. 兹拉特金 2

二、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前叶俄国在蒙古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满清侵略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苏) И. И. 兹拉特金 51

附:

一、有关阿睦尔撒纳的论文索引 62

二、苏修御用文人 И. И. 兹拉特金“著作”索引 64

平壤
平壤

前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我们拟选译和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考文献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部参攷。

这是一份内部参攷资料，所选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攷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帝、修、反的反动观点。特别是近些年苏修的文章，更是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很多，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使我們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一九七七年七月

俄国档案材料记载的 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情况

И. И. 兹拉特金

一九〇八年六月，当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逗留在科布多杜尔伯特游牧地时，一个年轻的杜尔伯特牧人来到考察队驻营地，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当时是考察队的成员。他讲道：“这位牧人得知我们是从俄国来的时候，当即向我们探问以前的卫拉特汗——阿睦尔撒纳的情况。照这个牧人看来，阿睦尔撒纳在俄国仍活着，理应在短时期内回到杜尔伯特人中。”①阿睦尔撒纳个人和他在十八世纪中期蒙古发生的急风暴雨般的事件中的作用引起了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关注。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研究杜尔伯特民族文献时注意到，阿睦尔撒纳在其中占重要地位。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阿睦尔撒纳是赫赫有名的。有关他的轶事传闻说：准噶尔灭亡之后，他奇蹟般地得救，逃到俄国，至今住在那里……阿睦尔撒纳在短时期内会重返祖国，联合失散的卫拉特部落，消灭中国人，重建杜尔伯特（Дурбет）——卫拉特帝国……应当指出这些故事流传甚广，似乎由于盛传阿睦尔撒纳快回来的直接消息，使人们都在等候他，使所有的权势显赫人物都感到疑惑不解，甚至他本人亦会如此。”②

指出有关阿睦尔撒纳的神话传说而具有的生命力和广泛深

入人心的这些特点，不仅仅只是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一人。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阿·米·波兹德涅耶夫就对此有所论述。他亦为各处经久不衰地流传呼毕勒罕阿睦尔撒纳的传说感到惊异，这些传说纷传，阿睦尔撒纳准备把蒙古从压迫它的清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③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到过蒙古的其他旅行家对此也有过报导。

不仅蒙古对阿睦尔撒纳记忆犹新，相邻国家亦如此。一八一八年——一八九二年到阿尔泰和萨彦旅行的尼·弗·卡塔诺夫证实：“乌梁海人——通晓蒙文，兴致勃勃地追忆着卡尔梅克人的领袖——阿睦尔撒纳，而其他外族人亦缅怀他——阿尔泰的外族人（卡尔梅克人——突厥人和捷列乌特人）未忘记他，他们认为阿睦尔撒纳是卫拉特的主要首领和保护人。”^④

蒙古人民群众如此深切地怀念这位政治活动家的死因是什么？在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数量浩繁的传说中如何去伪存真？对这些问题历史学科还没有作出回答。

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人民仅仅记得他，关于真正的阿睦尔撒纳的特征并不多。他们宽恕了他的许多恶迹，诸如叛国行径，动摇不定，以及沽名钓誉的恶行。人们记得他征战不息的一生中的一个方面：同满洲人——中国人的斗争。这一斗争粉饰和美化了这一英雄豪杰的业绩，使他成为争取卫拉特部落独立并使其声威显赫存在于世的最后一位斗士。”^⑤不过，比·雅·弗拉基米尔佐夫未以任何证据和事实证实这一特征。

毋庸置疑，不求诸于文献资料，不可能获悉阿睦尔撒纳

的真实生平和业绩。大家知道，阿睦尔撒纳的活动范围涉及三个国家——蒙古、中国、俄国。研究这些国家档案馆典藏的有关文献资料便可展现十八世纪中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而阿睦尔撒纳在这些事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

我们熟悉了莫斯科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和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典藏的俄国档案材料。在其中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省督给彼得堡，主要是呈送外事委员会的报告文本意义重大。与喀尔喀蒙古和准噶尔地区相毗连的省区的官员和军事长官呈报省办公厅的大量文件的付本常附在这些报告内。与这些报告一起呈报省办公厅的还有派赴到喀尔喀——蒙古和准噶尔地区的军事长官使节和领事的报告。在这些资料中还有俄国官员、商人和其它目睹喀尔喀和准噶尔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者的公文材料。来自准噶尔的普通的卫拉特人和王公们提供的大量消息也十分重要。在这些入中有阿睦尔撒纳的亲属和追随者。他们向俄国当局讲述了他们所参与和目睹过的事件。在我们所研究的材料之中有阿睦尔撒纳本人的陈述，以及作为阿睦尔撒纳的个入代表的达瓦，前往彼得堡，就如何协助阿睦尔撒纳事宜与俄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情报。担察院和外事委员会给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省督，军事长官下达的指示和敕令付本，外事委员会的呈报和其它公文仗函以及满清当局和卫拉特王公与沙皇政府交涉往来的文件都有重大价值。

大量的材料使我们能够对这些材料中的情况和消息加以对照、确定一系列事实是无可争辩或是比较可靠的。

一七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外事委员会给奥伦堡省督涅普谢耶夫和少将捷夫凯列夫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到阿睦尔撒纳。一

七五六年八月十日涅晋笛耶夫和捷夫凯列夫在呈报彼得堡的报告中援引了这个指示，并逐字逐句加以转述。这个指示要他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准噶尔权势人物杰巴恰（即达巴齐——作者，下同）和阿睦尔撒纳加以安抚，请到奥伦堡来。这二人在准噶尔人民中拥有不小的力量，因为他们是准噶尔主要统治者的近亲，在抉择当时的统治者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浑台吉时，他们从准噶尔族中出逃，在受追辑时被击溃，一行二十人来到吉尔吉斯-哈萨克中玉兹，阿布泰·苏丹的管辖地。他们打算到奥伦堡来，而准噶尔人却想设法要把他们抓在自己手中。因此极需对他们加以保护。前者可能是真正有希望统治准噶尔全族的人，后者或许是当时准噶尔统治者的叔伯兄弟，为了防范将来的事态，尤其是为了妥善处理西伯利亚地区准噶尔权势人物们的无休止的争夺汗位的斗争，务必这样办理……”⑥

卫拉特汗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俄国对这些事件所持的态度在这个指示中有所反映。

一七四五年强大的卫拉特汗国的创始人巴图尔浑台吉的曾孙噶尔丹策凌汗死。噶尔丹策凌有三子：长子喇嘛达尔扎（Ламан-Доржи）在其父逝世这一年，年满十九岁，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Цеван-Доржи-Агма-Намгял）十三岁，幼子策妄达什（Цеван-Дашу）七岁。根据噶尔丹策凌的遗嘱，由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任汗位。一七四七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宣布就任卫拉特汗，号称阿加汗。其后不久，密谋策反他的阴谋酝酿成熟。结果他于一七四九年被赶下汗位并被谋杀，喇嘛达尔扎成了卫拉特汗，号称额尔

德尼喇嘛巴图尔浑台吉。

俄国国务大臣别斯土日夫·廖明伯爵，在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给卡尔梅克部总督的仪中写道：“噶尔丹策凌死后，策旺多尔济为卫拉特汗，”……参加扎尔戈的准噶尔宰桑先废黜他，后加以杀害，他们推大策凌一端多布孙子继任汗位，那木扎勒达什的儿子——达巴恰为主要统治者，与此同时，噶尔丹策凌的婢妾所生的儿子，喇嘛达尔扎被封为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浑台吉。达瓦齐怨恨受害丧命逃往哈萨克中玉兹阿布套处，和硕特家族的诺颜阿睦尔撒纳亦抵达这里。”⑦

喇嘛达尔扎称汗时间不长，他是噶尔丹策凌的私生子。卫拉特享有爵位的贵族们对喇嘛达尔扎极为不满，他们不愿承认这个出身卑微，女仆所生之子为汗，喇嘛达尔扎的政敌决定要废黜他，并拥立噶尔丹策凌的幼子策妄达什为汗。但是，正如土尔扈特宰桑诺乌卡特和喇嘛主教卡贝—吉隆（Жабын-зегуйн）于一七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呈送西伯利亚省督米雅特列夫的报告文内所披露的情况相仿，喇嘛达尔扎识破了阴谋策划者们的意图，逮捕了策妄达什并加以扣押。那时，这一报告的执笔者们写道：“……除了同他相投合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受鄙视的，而几乎是整个准噶尔都心向杰巴恰〔达瓦齐—作者〕。”⑧

喇嘛达尔扎在其执政期间积极力求使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隶属于汗统治管辖，其借口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在归併俄罗斯之前，是为卫拉特王公管辖并向他们纳贡的。

俄国政府考虑到与准噶尔毗连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情形大致相仿即俄国军事力量不足这一情况，便对卫拉特汗国采取

谨慎和解的政策。鉴于实施这种政策，在南西伯利亚出现了“双重纳税人”，这一地区的居民既向俄国政府交纳实物税，也向卫拉特汗国交纳阿勒曼（*alman*）（蒙语 *aida* - 税赋——作者）。一七五一年，喇嘛达尔扎派使臣赴彼得堡向俄国政府提出撤除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上所有的全部俄国要塞，将西伯利亚和阿尔泰的部族交卫拉特汗管辖的要求，这些部族过去曾是卫拉特汗的纳贡人。

所有这些事件促使外事委员会发布了上述提到的那个指示，要求涅普涅耶夫和捷夫克列夫对达瓦齐及其同盟者阿睦尔撒纳加以“安抚”，这关系到前者可能成为卫拉特汗。涅普涅耶夫和捷夫克列夫执行这个指示于一七五二年九月派遣大尉雅科夫列夫前往阿布索-苏丹处，其任务是请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来彼得堡。”一七五六年八月十日涅普涅耶夫和捷夫克列夫在报告中写道：“……只是他，雅科夫列夫在阿布索处没有遇到这两位权势人物。这时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已经回到了准噶尔地区。④

关于一七五二年事件有一个真实报告，是该事件的目睹者——托波尔斯克贵族阿列克谢耶·普列特尼科夫提供的，他当时被遣往准噶尔地区学习卫拉特语。在他寓居喇嘛达尔扎的主帐时，喇嘛达尔扎曾下令召集所有的军队，征伐哈萨克中玉兹，“搜捕逃跑的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以及班珠尔诺诺颜。”

④与此同时，喇嘛达尔扎还遣使赴阿布索处要求交出逃跑的阴谋策划者。阿布索苏丹援引连逃出主人家的狗都不得交还的习俗，拒绝了这一要求。喇嘛达尔扎的使臣得此答复后于一七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返回。一七五二年九月九日喇嘛达尔扎下

达命令：“由各兀鲁思地调遣兵士分队出发讨伐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作者），每个诺颜和宰桑各自带领军队。”^⑪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七日，普列特尼科夫离开喇嘛达尔扎的主帐，他指出：“不相称出身低微的现在的这位统治者能长时期的掌权”。^⑫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八日，普列特尼科夫抵达卫拉特宰桑杜哈尔处，该宰桑属下的五百人的一支队伍驻守在纳伦河，十二月九日夜，急使到杜哈尔处禀告，发现了“叛逆的诺颜的踪迹”。

关于一七五二年底和一七五三年初的事件过程，文献资料没有详细记载。仅知悉，一七五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喇嘛达尔扎驻彼得堡的使臣正式得知，俄国政府获悉他们的汗已遭杀害。^⑬事过八个月，即一七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外事委员会办公厅文官巴库宁会见了卫拉特使臣，并向他们说明，达瓦齐诺颜杀害他们的统治者的消息已完全属实，因此他们应该返回祖国。文献史料未记载喇嘛达尔扎和阿布赛苏丹之间的交感过程和达瓦齐同阿睦尔撒纳离开哈萨克人，以及他们返回准噶尔地区的时间和情况；也未记载喇嘛达尔扎被杀和达瓦齐即位称汗的时间及情形。

在反对喇嘛达尔扎时，以及在这瓦齐即位称汗初期，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之间的关系是亲善合作的。许多文献史料均可证实这一事实。上述别斯土日夫·廖明国务大臣的位亦提到，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二人一起逃到哈萨克处的事实。该国务大臣写道：在那里，“他们俩住的时间比较长，到后来，杰巴哈诺颜在准噶尔人中私下集结了一帮人，突袭并谋杀了前面提到的喇嘛达尔扎。”但是有一部分诺颜不赞同达瓦齐称

汗，他们“另组派别，离开了他……”^⑭

从巴库宁给卫拉特使臣的通知中，可以看到达瓦齐称汗不久，就同反对他的，萨拉满吉(Шара-Манжин)的儿子纳默库济尔噶尔刀枪相见了。而到了一七五三年年底，噶尔丹多尔济(Галдан-Доржи)和纳默库济尔噶尔(Немуку-Доржигал)反对达瓦齐时，阿睦尔撒纳对他们进行了回击。^⑮

其他同时代的人亦证实了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指出阿睦尔撒纳在各方面“不惜生命”^⑯帮助达瓦齐。

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可靠的回答。但是，大家知道，两个诺颜的领地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及其相邻地区。达瓦齐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嫡系后裔，是他的曾孙，因此依照传统的习惯，达瓦齐有合法的继任汗位的理由。事实雄辩地证实阿睦尔撒纳在反喇嘛达尔扎以及达瓦齐的其它政敌的那些年代里未曾向达瓦齐争夺过这些权利，并十分卖力地帮助他，视他的仇敌为自己的仇敌。照宰桑诺乌卡特和卡贝吉隆喇嘛的话说，达瓦齐曾允诺要把古尔班—黄顿兀鲁思地赠给阿睦尔撒纳作为领地，以此报答他所建树的功业，其他文献资料也记载了这一类的事实。可以认为，记述的这些事实是真实的。

在这个时期哈萨克人阿布赛·苏丹和哈萨克中玉兹的其他长老都积极帮助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一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维列夫金准尉向杰色克上校报告了关于他同奈曼乡长老别尔杰依谈话的情况。该长老说，达瓦齐和萨拉满吉的儿子正在

打仗，”吉尔吉斯人帮助前面提到的那位杰巴恰，他们前来增援，毁坏了许多卡尔梅克人的兀鲁思地，捕获了俘虏……”，^①别尔杰伊还说，“阿布泰-苏丹曾率领兀鲁思领地的人众去增援……”。^②那尔奈曼乡的哈萨克人叶开伊对维列夫金说，阿布泰-苏丹率领一部分军队驻扎在巴彦-乌累地带，而后一部分军队去支援达瓦齐。阿布泰遣使向达瓦齐探问是否要收拾和消灭乌梁海人？我们不知道达瓦齐的答复，但知悉乌梁海人没有被哈萨克封建主们打退。显而易见，这是由于乌梁海兀鲁思支持达瓦齐同其政敌的斗争。

一七五四年一月四日，维列夫金又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由这个报告可以明悉，一七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奈曼乡长老别尔杰依对他说，“……从各尔吉斯兀鲁思中抽调了五千名士兵前去增援达瓦齐。其目的是镇压杜尔伯特人，因为他们不想隶属达瓦齐的管辖，而想拥立纳默库济尔噶尔(Унамукей-Мурзау)为统治者……而乌梁海人是支持杰巴恰的，因为前来增援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军队首先捣毁了加尔梅克两个乡……”。^③一七五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吉列伊斯克乡的长老巴尔楚克对维列夫金说，他参加了增援杰巴恰的队伍。依照达瓦齐的命令，消灭了加尔梅克人的两个乡，把这两个乡的妇女、儿童交给了吉尔吉斯人，还有很少的一部分牲畜也给了吉尔吉斯人作为食用，而其余的全部牲畜被达瓦齐占为己有。”^④十二月三十一日维列夫金遇到了一支由克什卡尔巴伊长老率领的人数达一千名哈萨克人的军队，这支队伍是直捷开赴准噶尔地区去援助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

准噶尔地区的内部斗争破坏和削弱了卫拉特汗国。在一七

五四年四月九日，色楞格省城防司令雅格实在报告中指出一七五三年九月由噶尔丹策凌的二个孙子和两个宰桑为首的几千个卫拉特人户逃离准噶尔进入喀尔喀蒙古。臣服于满清当局。他们逃跑的原因是“……两个掌权浑台吉不和睦。”^②在一七五三年冬，达瓦齐和纳墨库济尔噶尔之间的斗争，以达瓦齐获全胜而告终。在这次斗争中，达瓦齐得到了阿睦尔撒纳和阿布泰的支持。达瓦齐是卫拉特贵族推选的汗，纳墨库济尔噶尔是“力量弱小的宰桑和诺颜”们推举的。

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之间的友谊和联盟为时不长，达瓦齐消灭了自己的政敌，当了汗王之后不久，他们就变为敌人了，后来发展到兵枪实火的斗争。

一七五四年五月或六月，乌梁海宰桑库图克的兄弟向安德烈·别谢德诺夫司务长抱怨：“卫拉特汗国 灾难时刻”逼近。他说，“他们的首领相互不和，此刻杰巴哈汗和哈萨克王兹结成联盟，阿睦尔撒纳诺颜则和中国军队沆瀣一气，于是从去年冬到现在就不停地交锋打仗，军队集结在额尔齐斯河、额和科不多之间地区。听说，阿睦尔撒纳诺颜的力量强大可以取胜，因此现在他们要去增援杰巴哈汗，驱赶阿睦尔撒纳的军队。”^③

一七五五年四月三日，大贵族伊万·马克休科夫被派往边境地区搜集有关准噶尔现状的情报，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引述了曾住在汗主帐所在地的卫拉特人，比列尔坦什凯的话：“……现在，他们（卫拉特人——作者）的统治者是塔巴奇汗……。他有一个外甥——姐丫的儿子，是阿巴尔撒纳罕（Абарзынахан）（阿睦尔撒纳——作者），巴图尔-喇嘛-多尔济浑台吉是先

前库伦的当权者，塔巴奇汗同他的外甥阿巴尔撒纳罕商定在库伦杀死他，塔巴奇汗取代他的地位为库伦的统治者。这位塔巴奇汗曾对他的外甥阿巴尔撒纳罕说，一地不能有二主。阿巴尔撒纳罕开始索要“……坎斯克人，卡拉科里斯科人，捷列斯克和塔乌杰列乌茨克区以及入众为自己的领地。但是达瓦齐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阿巴尔撒纳罕就聚集了各地约六千士卒的部队于一七五四年夏天进攻塔巴奇汗。然而塔巴奇也调集了大量军队，叛逆的这位外甥的属下的人——许多男人丧命，妇女被俘掠，他们的这一战是在额尔齐斯河下游进行的。”阿巴尔撒纳罕逃向中国。^{②①}

马克休科夫所提的这些情报消息的主要情节为其他一系列材料所证实。

我们已经熟悉的安德烈·别谢德诺夫在一七五四年八月十四日从乌梁海首领达尔德处得知，“春天，他们的阿尔泰的宰桑们曾去增援杰巴恰……而现在又获悉，那些宰桑们已返国，押来了阿睦尔撒纳的妻子，孩子，抓了许多俘虏，而阿睦尔本人偕同全体宰桑到蒙古人那里去了”。^{②②}捷列茨克区宰桑库图克也对别谢德诺夫说，“他们将牧地十分混乱，他们都去为搭救达瓦齐汗而效劳，救了他，可是阿睦尔撒纳的全部土地被瓜分了，他的妻子儿女，牲畜，财产全部被抢掠一空，运回各自的游牧地加以私分。阿睦尔撒纳则带领三百人，经由捷列斯克湖逃往蒙古。”^{②③}库图克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把缴获阿睦尔撒纳的战利品拿给别谢德诺夫看，“……这就是阿睦尔撒纳置放金和珠宝^{②④}的裹红呢绒护套的二个箱子，还给他指看了八个俘虏，他和他的士兵都看见了这八个人。”^{②⑤}

如果阿尔泰宰桑是在一七五四年春救了达瓦齐，则可以认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间不会迟于一七五三年或一七五四年的冬天，即在达瓦齐正式称汗后不久就发生了。

于一七五四年八月阿睦尔撒纳来到喀尔喀蒙古，向满清皇帝投诚。熟悉情况和密切注视蒙古事态的色楞格城防司令雅格实亦得知这一消息。一七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他雷向西伯利亚总督报告说：“八月，大约有两千多人，有男的，也有妇女，在阿睦尔撒纳率领之下，离开浑台吉领地，逃向中国方面，未带生活用具和帐篷，阿睦尔撒纳已到北京，至今还在那里。”

②中国当局允许这些叛逃人众在鄂尔浑河靠近额尔德尼召寺院（Эрдэни-Узу）的地区游牧。

业已查明以阿布赛·苏丹为首的哈萨克封建主们也参与了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内江。热列金斯克要塞司令，大尉，贵族特拉乌别尔赫向其所属的指挥部报告说，一七五四年九月一日，阿布赛·苏丹属下的十二名哈萨克人靠近了要塞，而苏丹本人率领一千五百顶帐篷驻在距要塞十俄里的地方。阿布赛·苏丹在十天以前……与卡尔梅克人打仗归来，杀死了许多卡尔梅克人，抓了不少俘虏。卡尔梅克人首领拉巴恰（达瓦齐——作者）和阿睦尔撒纳长老属下各自有一批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作者）和鲜了，他们答应要和睦相处。”③从这个报告中看不出，阿布赛·苏丹站在哪一方，

③ 玩词 финист, 查找不到译意，只有同词根的 финистъ 意为珞珈轴，暂译如上。——译者。

是协助达瓦齐，还是帮助阿睦尔撒纳。不过，有理由认为，这一次阿布泰·苏丹是联合阿睦尔撒纳反达瓦齐。一七五五年二月十三日，一个名叫比楚卡的卫拉特妇女被带至亚梅舍夫，她是从哈萨克人那里逃出来的俘虏。她说，在这之前的五个月，哈萨克人和宰桑阿睦尔撒纳，伊利钦联合发兵出击“旨在捉捕准格尔统治者杰巴恰”。^②俄国的哥萨克军人瓦西里·弗多洛维奇·布尔科夫提供了关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之间的军队冲突以及阿布泰·苏丹所执立场的重要情报，一七五四年瓦西里·弗多洛维奇曾以翻译身份被派赴达瓦齐处就一些地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准噶尔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阻止了他，使他在该国耽搁了整整两年之久，只是在一七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他与使团另外三个成员得以回到了色楞金斯克。他们两次都曾打靶离开达瓦齐而返回，“但是那时，在他们动身前夕，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就袭击了杰巴恰，战事持续不停。这样一来，布尔科夫就未能动身。于是，从他们到来之日直到一七五五年六月，他们一行七人就停留在这里，布尔科夫和他的同事们住在杰巴恰管辖的游牧地，杰巴恰岳父的伊犁河地……”^③另一个布尔科夫，名叫费多尔的人，他从一七五二年起就住在卫拉特汗主帐内，他说，一七五三年初冬，阿睦尔撒纳同达瓦齐发生不和了，阿睦尔撒纳“……俘虏了杰巴恰领土的约四千人帐蓬称曰Khopnom人众，又在距这些人众不远的地方侵占和制服了杰巴恰领地近乎三千帐蓬称曰Kydam的人众，他打靶同杰巴恰打仗，率领全部所俘虏的人众，抵达额尔齐斯河彼岸，过斋桑湖，向古尔班·开尔河靠近，在该地建立了游牧地，派遣使臣和自己的亲兄弟班珠尔诺颜赴吉尔吉斯当权者阿布泰处……请求阿布泰·苏丹给他调遣四千匹吉尔吉斯良马，尽可能多的骆驼，以及约一万只绵

羊，并允诺不论索取何物都予以偿还。根据阿睦尔撒纳的要求，由五千个吉尔吉斯-哈萨克人赶来了所要求的数额四千匹马和大约七百匹骆驼，为此，阿睦尔撒纳根据议定的价格用最优质的布哈拉地毯和枪支偿付，末了，他还把从达瓦齐那里俘虏的全部Kroprom和Kydam人众，不分男女和孩童全数交给吉尔吉斯-哈萨克人，还对他们言明，他准备出征同杰巴格打仗，他要从现在的游牧地去出击杰巴格，杰巴格的主要游牧地的人众已全部撤走，希望阿布赛-苏丹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他派来消灭其他卡尔梅克人的军队……当杰巴格获悉这全部消息时，即刻调集了自己属下的精锐部队，这一万三千兵员，亲自和他手下的诺颜和宰桑以及其它的长老一起去进攻阿睦尔撒纳诺颜，他把军队分为两部，半数从后面袭击阿睦尔撒纳的游牧地，而另一半数由达瓦齐亲自率领从正面进攻。他们就这样厮杀开了。阿睦尔撒纳无法抵抗达瓦齐力量雄厚的军队，他打靶率领他的余存的五千士卒和属下的全体人众投诚中国的喀格达汗（即指清朝皇帝——译者），企冀保全性命。从古尔班·开尔河游牧地经革瓦上的科布多-乌兰赫之地（科布多-乌拉格——作者）进入中国辖地，杰巴格即在该地固守，未派人追击……相安一个半月，杰巴格又同进攻他的一万三千士卒的吉尔吉斯人的军队交锋打仗了。他加强了力量，消灭了吉尔吉斯八千士卒，赶走了其他兵卒，这些吉尔吉斯人则窜到卡尔梅克游牧的伊犁河彼岸……杰巴格保护了不少人……”^①其后不久，阿布赛·苏丹再度入侵准噶尔地区，消灭了一些居民点。这时间已获悉，达瓦齐和阿布赛·苏丹开始谈判，缔结了和约。